

故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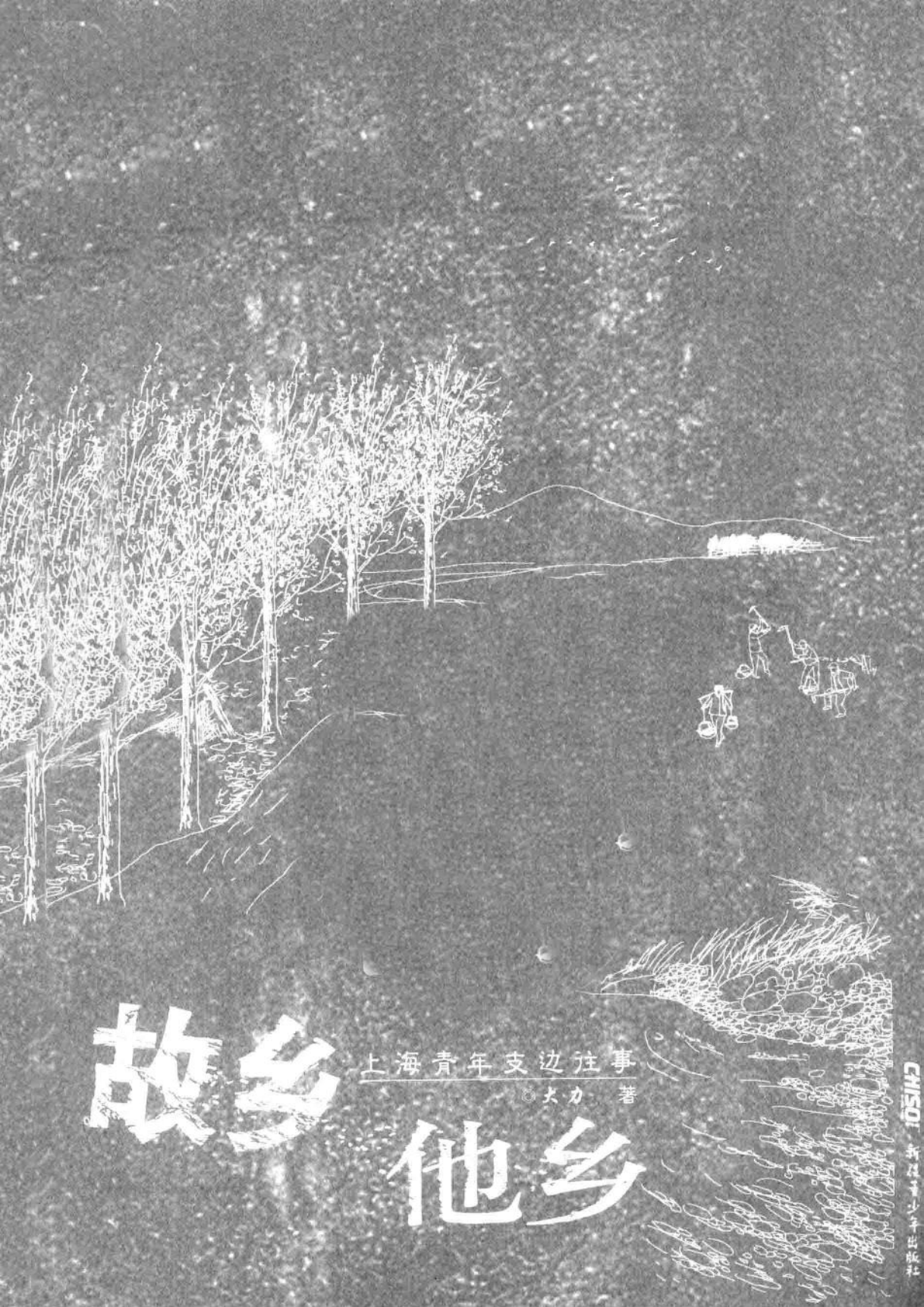
上海青年支边记事

◎大力 著

他乡



CHISO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


故乡

上海青年支边往事

大力 著

他乡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故乡他乡：上海青年支边往事 / 大力著. -- 乌鲁木齐：新疆青少年出版社, 2013.1

ISBN 978-7-5515-3030-9

I. ①故… II. ①大… III. ①回忆录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5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302541 号

出版人 徐江
责任编辑 骆娟
责任校对 王荔
书籍设计 罗罗

出版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
社址 乌鲁木齐市北京北路 29 号
邮政编码 830012
电话 0991-7833922(编辑部)
网址 <http://www.qingshao.net>
发行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营销中心 电话:0991-7833979 7833911
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
法律顾问 钟麟 13201203567
印刷 乌鲁木齐昊坤彩印有限公司
制作 一心设计工作室
开本 787×1092 1/16
印张 12
版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
印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号 ISBN 978-7-5515-3030-9
定价 36.00 元

时光再现 (代序)

在上海开往乌鲁木齐的54次列车上，车厢的喇叭正播放着欢快的新疆乐曲。过道里，一位年轻的维吾尔族女列车员跳起了民族舞，旁边铺位上的人们纷纷聚拢过来，一边唱歌一边拍手，他们唱的是《边疆处处赛江南》。

他们，是一群有着共同经历的人，看上去已经不年轻了，有的脸上印着沧桑，有的生出白发，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：“支边青年”。若是时光再现，回到四十多年前，他们的命运就是从这趟西去的列车上开始的。

尽管那个年代并不算遥远，尽管有过1800万人的知青大潮，但是当人们现在提起的时候，可能会忽视了一个群体，他们曾经是“知青运动”的前锋，之后又变成了返城大潮的殿后。人们或许不知道，在20世纪60年代的头几年，有将近十万上海青年男女，当他们第一次走出家门，就远赴万里之外的天山南北，来到陌生而神秘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。

目 录



上篇:

去那遥远的地方

动员,穿军装的新疆梦 2

偷出家里的户口本,马上跑去报名;那边的肉敞开吃,要记得多带些茶叶去;把学生证的照片撕下来,贴在表格上;报纸上说出身不由己,道路可选择。

一分钱盖个红章,户口就迁走 3

到了花花世界可不准乱讲 6

生活像一条五彩斑斓的彩练 9

女青年可以尽量多录取一些 11

支边对于他们是个明智选择 14

一身军装意味着无上光荣 16

安置社会青年支援边疆去 17

就等着那出发的一声长鸣 20

出发,寻找传说的幸福城 21

家长哭天哭地的,年轻人又唱又跳;离开上海,对他们就像一次秋游;到了这种地方,没有一个不傻眼的;你们是生产建设兵团,种地的。

火车一启动,车站哭声一片 22



早晨醒来,发现外面全变了 24
饕出现的时候大家并没在意 26
操着南腔北调劝说:下来吧,到了 ... 30
幸福生活就要从这里开始 35

劳动,拿起改造自然的武器 38
每天出工是两个月亮一个太阳;她说男子
汉不要哭,我说我饿;谁没握过锄头把子,谁没
抡过坎土曼;上海鸭子呱呱叫,受欢迎得很。

他们怪怪的,提着裤子走路 38
一听说发枪,高兴得跳起来 41
一碗饭的分量在心里几十年 44
奖一副扁担,上面写“挑肥女将” ... 45
那可是天山脚下的农场 50
有一些年,天天砍树开荒 53

生活,翻毛皮鞋换回包谷饊 55
唯一的理想,就是能让肚子吃饱;夜里从
天窗把人放到菜窖下面去;女青年遇到的困难
更难克服;一说放电影,连队就沸腾了。

咱每天烧一锅酱油汤行不行 55
年三十会餐,只能吃不准带 58

地窝子里好多盏小油灯在闪烁 61
连队的人都跟着放映机走 63
帮我老婆也带个那东西来 65



探亲，“强盗车”搬走上海的家 70
要寄东西也行，给我寄个小闹钟来；如果没通行证，连张车票也不好买；父亲重病，他也没能多留几天；凡是吃的，想尽办法从上海带过去。



她们又哭又闹，她坐一边不吭气 ... 70
两个月不吃不喝买张火车票 73
来到上海已经像个外地人 76
连洗澡的大木盆都带过去 78
他们一回来，我们看到都吓死 81



婚恋，剥树皮的谈情说爱 83
头三年供给制，一律不许恋爱；这孩子有很多阿姨，但是不知道哪个是爸爸；一个婴儿在那儿，都不清楚谁生的；兵团一大怪，大姑娘一般不对外。

不管抓到没抓到，开除撤职 83
女的省下包谷馍给男的吃 86



俩人做小锅饭,就有点意思了 87
一定要找个出身好点的 89
上海是中国第四大城市吧 93
听见洞房里是又哭又闹 96
上海人找外地人那叫“半钢” 98

下篇

重回出发的地方

返城,争抢回家的通行证 104

从大喇叭和广播,听到外面的好消息;又记起黄浦江畔,记起自己是上海人;公章“砰”地一盖下去,一个家庭解体了;坐车三天四夜,鞋带全都绷断。

花二百多亿换来“四个不满意” ... 105
回城呼声淹没在遥远的边陲 108
从偏远连队会集到阿克苏 111
突然来消息:快撤,回去开户口 ... 113
把所有东西卖掉,往上海跑 114
为一方先走,另一方同意离婚 115
临上车,朋友说你们恐怕走不了 ... 118
比当年离开上海时难过得多 121



生存,街头巷尾各自谋生 126

四个成年人睡一张一米二宽的床;签字画押保证孩子长大不要房子;一人洗澡,全家都得躲到阳台上;正在讲价,身后来人一提裤腰抓走。

回来的兴奋变成不知所措 126

哪怕仅仅只有一张床铺 128

一家子回来,弟弟没法结婚了 130

落不上户口,吃饭都成问题 133

晚上跑到乡下捉蟋蟀,白天卖 134

三十几岁了,人生重新开始 138

除了挖渠种地,还学了点什么 140

重又登上列车,已经是一名列车员 142

二代,父母返城的先遣队 144

压在心底的父子情,在那一刻流露;看到父亲躲在钟的旁边,没有走远;街灯越亮,越觉得自己处在黑暗里;为面试买了套西装,宿舍的人都借用。

太阳初升的时候,边走边回头 145

看不到稍微大一点的天空 146



奇怪,好好的干吗查视力 148
一紧张,说成了“买一张一锅” 152
第一个月工资,孝敬你们 154
拿九百块这么多的工资了 157
嘱咐她,不要说是新疆回来的 159

烙印,他们是无语的胡杨 161

派来的人说,想不到民间的大会如此有序;又跑回去重开证明,恢复老婆的名誉;总梦见新疆那块地方,总是在那个地方;那片广袤深厚的大地,从来没有欺骗他们。

有时候想,干脆再回去吧 162
我妈说了,多挣点钱到上海买个房 163
家人一年聚两三次,我们几十次 165
唱的是《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》 ... 166
那时不回来,现在也是大户了 170
外号记着哪,外号记得最清 173

想说的话 179
受访者名录 180

上篇 去那遥远的地方

偷出家里的户口本，马上跑去报名；那边的肉敞开吃，要多带些茶叶去；撕下学生证的照片，贴在表格上；报纸上说出身不由己，道路可选择。





动员，穿军装的新疆梦

偷出家里的户口本，马上跑去报名；那边的肉敞开吃，要多带些茶叶去；撕下学生证的照片，贴在表格上；报纸上说出身不由己，道路可选择。

这是 1963 年的夏天，在路边梧桐树的浓荫下，十六岁的安康急火火地走在上海虹口区的街道上。那时的孩子几站路是不坐公交车的，因为口袋里没钱，就算有也不如买根冰棍儿吃。安康个头不高，身体也还单薄，已经走得脸庞红扑扑的，显得很有些亢奋；事实上，他的心情也确实因为急切而处在亢亢的状态中。

他是背着父母偷拿了户口本跑出来的。一个十六岁的少年，拿家里的户口本要做什么呢？他的目的地是街道的报名点。他知道在那里早已经打出了大红的横幅，上面写着“支援边疆”；而下面那行落款让他印象最深：“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”。新疆军区啊，那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他说不定就能穿上黄军装了！



穿上军装,先去照相

◎ 一分钱盖个小红章,户口就迁走

这些日子,像安康这样兴冲冲走在上海各街头的中学生,可绝不只他一个。而且在他们许多人的口袋里,都揣着一家之中最重要的身份凭证——户口本。

同样是初中没毕业的何百成,也是一天学都不想上了。当时他所在的街道,那一批的预定名额已经招满,基本上不再接收,看到他非常迫切要去新疆的劲头,工作人员被打动了,就翻出一张填废的报名表让他填。表上必须贴一张照片,何百成没来得及照相,就把学生证的照片撕下来贴上,心想反正也不用再上学了。

那天中午,姜步宏和几个同学放学经过上海闸北区政府门前,看到搭起了彩棚,正在动员青年去新疆支边。他们当然也特别注意到了,横幅的落款是“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”。几个同学一看,都非常兴奋,这个问:“你去不去?”那个说:“你要去我就去!”结果几个人一拍即合,马上约好,一起到边疆参军去!

参军,在20世纪60年代那几乎就意味着最光荣的前程。尽管是新疆



生产建设兵团,听起来比陆海空三军好像逊色一点,但毕竟也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了。

他们几个赶紧分头往家跑,比在学校上体育课跑得还快。一个个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里弄,跑过石库门,在窄巷里撞上谁也都不管了。一跑到家,有大人住的,就执意要户口本;不给就摊牌:“我支援边疆参军去你们怎么能不同意!”哪个大人都怕扣上这样的大帽子。而大人上班不在家的,就好办多了,翻箱倒柜一定要把户口本找出来。

这之后,又个个一头是汗地往同一个地方跑——彩棚下面的报名点。他们生怕误了时间,其实他们的担心很有些多余。报名点的工作人员都很热情很负责,填一张简单的表格就好了,手续简便,随到随办。

然后,他们继续马不停蹄地分别往家所属的派出所跑,气喘吁吁地进了门,民警们并不意外,因为他们显然不是第一拨了。这里虽不比报名点的人更热情,但也都积极配合。只要每人交上一分钱的钢镚儿,便会稳稳当地给你盖上一个印,户口就算迁出了。

一个红色小方章子,当他们亲眼看着盖下去的时候,其实还不能真正意识到,一瞬间他们就不再是上海人,从此就要迁到万里之外的新疆去了。

但是另一方面,那些有着以往生活经验的父母们,对这一波大张旗鼓的支边动员还是多有观望的;只不过这种观望的心态,碍于社会环境和政治氛围,不大可能明显表现出来。当不少长辈还有些瞻前顾后、顾虑重重的时候,广泛深入的宣传鼓动已经在年轻人的身上起到了催化作用,他们马上撇开长辈的束缚和羁绊,自己采取行动了。

拿安康来说,这个在夏日里急火火跑去报名的十六岁初中生,为了决心进疆参军,甚至放弃了音乐学院附中的录取。考上音乐学院、立志学音乐是他的梦想,也是做教授的父亲期望。父亲的态度不言自明,根本不同意他走,采取的办法就是把户口本锁起来。学识很高的父亲觉得这个办法既稳妥又不那么尖锐。但是他忽视了一点,有什么能阻挡一个亢奋少年的行动呢?

这个看上去虽瘦小的安康,心里却很有主意,早就清楚了家里放重要东西的地方。他趁父亲白天上班的时候,找出螺丝刀,吃力地把老式桌子的抽屉撬开,撬坏也不管了,把藏在里面的户口本翻出来。那时户口本的式样是够老气的,上面还穿着绳子。他马上毫不犹豫地拿走,自己做主就把户口迁了。父亲回家以后好像有预感,先进屋看桌子,一眼看到桌子的那副状况,气得说不出话来。这次父亲连接安康的意思都没有了。后来安



支边出发前的初中女生毕业照

康和其他同伴聊起来,发现像他这种情况的很多,绝不只他一个。

何百成也是如此。像许多家庭一样,他们家里也有个大人放重要票证的抽屉,里面无非是户口本、粮票、布票、工业券之类,说起来都是关乎生存大计的,难怪会上了锁。而且这锁很结实,特别难撬,不是高手一时半会儿真的打不开。情急之下,何百成灵机一动,没有硬撬,用了个巧办法:他把下面没锁的抽屉拉开,伏在地上,半大孩子的手都很灵活,从下面好不容易地掏进去,试着摸索,真的拿到了。硬纸壳的户口本跟别的证件都不一样,手感比较特别。何百成掏出户口本以后,当然也是马上跑去街道报名。

当时的政策是如何规定,这另当别论,按那些学生的说法,那时候不需要家长出面,只要学生自己拿着户口本、报名通知书这两样东西,派出



所就给迁户口。说句老实话,学生们积极要走,人家各级组织和相关部门当然欢迎,因为整个上海市都要完成指标,内部有掌握的名额指标,每个区、街道这一年要征招的名额。当然说起来,也是学生们自己有这样一种强烈的积极性,人家怎么能不加以鼓励呢?所以到了派出所,只要是来办手续就给迁。一句话,支持。

1963年那个火热的夏天,对上海的许多年轻人来说尤其显得热火。十四岁的初一学生王祖炯,看到里弄从小一起打闹的伙伴,人家报名早的,六月份就出发去了兵团农一师。个个穿上军装,多神气。所以他王祖炯也想走,不单是想,简直已经到了非走不可的地步。他刚读完初一,但个子比较高,心更是比较野,什么也不顾了,回到家偷上户口本就去报名。

这么大的孩子都对家里物品的存放早有观察。王祖炯打开母亲用的柜子,拉开里面最隐秘的小抽屉,把户口本抓出来,就像把命运抓在了手里。这一刻他想到了母亲肯定要着急生气,但是他心想,她爱同意不同意,反正也不跟她说。

◎ 到了花花世界可不准乱讲

而在遥远的新疆这边,同样规模的大会也在举行,只不过不是在大城市的中心广场,而是在辽阔的旷野上。当时的团场领导,后来担任农一师副师长的赵国胜曾经身处在这个会场。早在1962年,去上海征招的工作组还没有成行,就在塔里木河的岸边,召开了万人动员大会,周围各个团场的屯垦老兵和老职工们都列队聚集在这里,一眼望过去全是人。

当大会开始,会场安静下来的时候,兵团领导当场宣布:“我在这里代表兵团党委和司令部,要告诉大家一个消息——”万人的会场更加安静了,只有风沙吹得旗子猎猎作响。他接着宣布:“一个什么消息呢?明年,就在明年的春天以后,我们要派人到上海去!去上海干什么?去动员十万知识青年,接他们到我们新疆来,到兵团来,和我们一起参加生产建设!”

话音未落,整个会场顿时掌声雷动,欢呼声经久不息。在这广袤的荒漠上,十万新生力量就要前来会师,能不叫这些老军垦们激动吗?

这消息通过大喇叭在戈壁滩上阵阵回响,让坐在下面的兵团老兵、老职工们兴奋难抑。风沙吹过这些沧桑的面孔,他们许多人是从战争年代过来的,还有许多人是从50年代从山东、河南、甘肃、湖南过来的,在这大漠